

雪涅 / 著

一个
女人的
沉沦与新生

5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雪涅 著

一个女人的沉沦与新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0271596

1247.5/138

中山大学图书馆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女人的沉沦与新生/雪涅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9

ISBN 7-5059-3710-3

I. 一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第 71501 号

书 名	一个女人的沉沦与新生
作 者	雪 涅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向 群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开 本	787×960 1/32
字 数	118 千字
印 张	7.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,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710-3/I·2851
定 价	13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
录

第一章	/1
第二章	/23
第三章	/48
第四章	/63
第五章	/78
第六章	/97
第七章	/113
第八章	/128
第九章	/147
第十章	/159
第十一章	/173
第十二章	/198
第十三章	/219
尾 声	/239

第一章

1

郑思渊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等人，等一位素昧平生的人。此人自称姓杨，叫杨飘，男性，是位影视剧三栖作家。单听他的姓名，或许是笔名，就让人感到此人轻飘飘的，给人以不牢靠之感。似乎属于那种如今文坛上东游西荡、不学无术，又沽名钓誉之徒。郑思渊称这种人为“文化掮客”。的确，这个叫杨飘的没给他烙下什么好印象。可人不可貌相，更不可以“名”取人，况且他还从未见过杨飘，不好妄下断语，仅是推测而已。

人的直觉是个奇怪的东西，然而靠直觉作出的判断总是靠不住的。凭杨飘写给他的一封信，以及时隔不久他迫不及待打来的一个电话，郑思渊几乎

2 一个女人的沉沦与新生

可以断定，杨飘是位直言快语，又为人豪爽、办事果决的汉子。除此，从他打电话的口气判断，他年龄大约在40岁上下（一准是个彪形大汉），他嗓音洪亮，操一口标准的国语，说话口齿伶俐，措辞委婉，像是受过高等教育或玩文字活计的，倒不是那种无事生非，专门找刺激喜欢横生事端的人。如今社会上，这种人俯拾皆是，不过杨飘……还是暂时不作判断的好。

杨飘写信或者打电话给他，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那是一封奇怪的信。

大约半月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郑思渊去他所供职的皋城晚报社上班，刚走进报社政文科办公室，就见他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信，信封上用毛笔或是软笔赫然醒目地写着“郑思渊先生亲启”，下首粗重地印有《影视天地》杂志社的专用体字样。“影视天地”那手写体的铅印字，红彤彤的，如一摊飞舞的血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。

“这会是谁来的信呢？”

郑思渊感到莫名其妙。他与本市影视界素无来往，又没有任何可互致信函或互通情意的朋友。是稿约？岂不阴差阳错。他从不写那些带“电”的时髦文字，尽管这类文字能使捉襟见肘的文人日进斗

金，经济上云开日出，来个大翻身。

郑思渊一脸狐疑，拾起桌上的信，撕开信封，抖出信瓤，见杂志社专用的精美的信纸上龙飞凤舞地排列着行行潇洒的草书：

郑思渊先生：

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贸然去此信，请恕叨扰！月前，我偶尔翻阅《新潮小说》杂志，意外地读到先生的大作《沉沦女》，可谓思绪万千，感慨系之矣！

我深深被先生这部小说打动了。大作以生动细腻的笔致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现代生活角落里鲜为人知的一幕，真实地再现了现代都市中“零余者”的形象，并游刃有余地刻画了一位堕落的、个性鲜明的都市女性西妮。她的身世遭际透射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问题，令人沉思。主人公西妮的命运一直撕扯着读者的心，的确感人至深。

许久，我每每念及文中西妮的悲苦遭遇，仍不免黯然动容，忧伤之情久久难解。或许正是出于以上诸种原因，我才萌发了要将此大作改编成电影的念头。大作已经提供了良好的改编基础，我想倘若能搬上银幕，一定会拥有众

多的观众，并产生一定的“轰动效应”。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

为此，我渴望与先生面谈，就具体改编事宜达成协议。可否，请速告知。盼复。

专此即颂

撰安

杨飘 顿首

××年×月×日匆匆

读罢杨飘的来信，郑思渊暗暗一阵激动，又一阵惊喜。他万万没料到一篇仓卒草率之作，竟会引起影视圈里人的垂青。不错，信中不乏溢美之辞。但现在细想想，这篇小说的题材倘若改编成电影，一准会叫座的。正如杨飘信中所说，“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观众”。固然，杨飘要改编这篇小说，其中不无功利主义目的；但不管怎样，郑思渊觉得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并被改编成电影，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小说界因小说爆响，而后被改编电影，从而打进影视圈的，不乏其人。读者是作家的上帝。电影不但可以扩大自己在读者中的影响，而且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都可说是便捷之路，他郑思渊何乐而不为呢！

整整一上午，郑思渊都被这封意外的来信所激

动着、鼓荡着，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。他真有点跃跃欲试。离下班还有一段时辰，他就再坐不住，兴冲冲走出报社，扑向人潮汹涌的大街。他恨不得立刻飞回家，把这一喜讯告诉妻子陆晓琳，让她也分享一部分激动和快乐。

郑思渊和陆晓琳不是那种自由恋爱而结合的伴侣，他们没有那种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罗曼史。这对他和陆晓琳似乎是个永远难以弥补的缺憾；尤其陆晓琳，青年时代时，她对生活始终保持着罗曼蒂克的态度，她对爱情的理解，也太过于书本化。她曾对郑思渊说过：“我顶讨厌这种介绍性的恋爱方式，可我还是就范了。”说来也怪，在介绍人穿针引线之后，他和她都惊讶地发现，他们居然是从未谋面的前后邻居。郑思渊住在育才巷，陆晓琳住育英巷，后窗对前窗，虽近在咫尺，却无缘相识，要不是红娘从中牵线搭桥，他们这一生一世怕真要失之交臂而永远碰不到一起了。这大概就是命运吧，陆晓琳信这个。或许就为这原因，她对郑思渊一见倾心，如火如荼，而且这种爱心随着岁月时光的磨砺愈发坚定如初。这是郑思渊一直暗暗感到庆幸的。美好的婚姻，是上帝的赐予。

郑思渊乐呵呵地从报社回到家，陆晓琳已从医院下班回来，正窝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烧着午饭。

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陆晓琳始终是称职的。如果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着的女人，那么陆晓琳就是一个。她是一个妻性与母性兼备的女人。

“晓琳，晓琳！”

郑思渊一进家门，就喜咧咧地唤陆晓琳，真有些急不可待。陆晓琳从厨房探出头，见他喜形于色的样子，说：“什么事叫你这么高兴！”

郑思渊咧嘴一笑，“好事！”

陆晓琳想，思渊整天不是在报社忙忙碌碌，就是在外东跑西颠，采写社会新闻，还不时写写批评稿，在报纸上捅窟窿，惹是生非，能有什么好事轮到他头上。

她不由瘪瘪嘴，“有好事还轮到你！”

“你不信？”郑思渊忙从兜里掏出杨飘的信，就像拿出一纸红头文件，一把递给她，“你看看，我的小说就要改成电影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陆晓琳眉毛一挑，匆忙在围裙上抹抹手，接过信抖开来看。郑思渊一脸得意，笑咪咪看着她，期待着她惊喜若狂的反应。孰料，她一目十行地看过，一把甩给她，横他一眼说，“我当什么呢，我看你还是少找麻烦吧！”

郑思渊顿时茫然，“怎么了？”

陆晓琳戳他一眼，“还怎么了，你知道你那篇小说慧娟看过后怎么说的？”

“她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你是掉钱眼里了，写那庸俗无聊的东西。她还捎带着骂我和你狼狈为奸，出卖朋友，假充正人君子！”

郑思渊赧然，又愕然。他怎么也没料到齐慧娟会用如此眼光看他，她显然是误解（或有意曲解）了他的良苦用心。勿谓言之不预也，当初他要齐慧娟的女友冷媚作模特儿写这篇小说时，她不是不知道，还鼓励他说：“你写吧，希望你能够充分理解冷媚，并用你的笔客观而公允地表现她的生活、她的情感……冷媚需要的是理解……”难道他没能理解冷媚？难道他还不够客观、不够公允？

齐慧娟是陆晓琳忘年交的朋友。年龄的悬殊，似乎没有在她们之间造成所谓的“代沟”。她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、形影不离的挚友。齐慧娟谋职于市里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集团公司，在那儿的公关部做“奥菲斯小姐”。由于职业关系，她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在各阶层的社交圈里结识的各色人亦杂。郑思渊认识冷媚，就是经她一手从中牵线搭桥的，自然其中还有一层极微妙的裙带联系。在郑思渊眼里，齐慧娟属于那种思想开通、作风泼辣、能

够上蹿下跳、长袖善舞的角色。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女强人吧。然而，让郑思渊不解的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女性，居然对他一篇祛污扬善的小说大动肝火，更何况事先他还对她打过“预防针”呢。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迷茫、困惑。难道是他的笔触动了冷媚，使她对自身行为有了痛苦的反省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倒没什么可担忧的；倘若是自己的笔无意中戳破了冷媚心灵往日的伤口，使她再次流出血来……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郑思渊还是惶惑。

陆晓琳从厨房走出，将饭菜一样样摆到餐桌上。她瞄郑思渊一眼，说：“我看还是算了，别再异想天开捣鼓什么电影不电影的，你还嫌人家出丑没出够啊！”

郑思渊顿时不悦，“你这是什么话，小说毕竟是小说，谈不上给谁出丑不出丑……”

陆晓琳冷下脸，说：“那你也该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，倘若你当初不认识她，不去有意接触她，也不会……”

郑思渊默然。他不想为此跟陆晓琳发生口角，这是毫无意义的。他皱起眉头，静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这么说冷媚看到了……”

“这还用说。慧娟说是冷媚拿着你的小说去找

她的。她伤心透了，见了慧娟就哭哭啼啼，说你是吃饱了撑的，拿她们这些人寻乐子，还说你这是公子哥儿的作派。不然，慧娟也不会动气。唉！”

郑思渊嗒然，他没想到自己无意中竟伤害了冷媚。可他到底又写了些什么呢？猥亵不堪，还是展览了丑恶？不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半点拿“沉沦女”寻开心的猥亵之笔。他是抱着深切的同情，尽可能善意的理解去写她的。如果说冷媚从中读到糟践之意，那真是他所难逆料的。就连现在“沉沦女”这个作品标题，也不是他的意思，那是编者为吸引读者而强加于他的，他从心里也是不愿意接受的。他还是喜欢原先的标题《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群像》。这才体现了他作品的主旨。

“还愣着干吗，吃饭吧。”

陆晓琳坐到餐桌前招呼他。他闷闷不乐走过去，捏起筷子，突然毫无食欲。他站起身，从厨房拎来一瓶酒，又默默回到餐桌旁。陆晓琳见他开酒，抬眼瞟瞟他，说：“事情过去了，就别再去想它了。你也真是的，自讨没趣。当初你要写她，我就反对，可你固执己见，非要……唉，你想想，谁愿意让别人揭自己的伤疤，更况且冷媚这种女人。”

2

犹豫再三，郑思渊还是没有给杨飘回信。

由《沉沦女》而引发的适得其反的结果，的确搅得他心烦意乱。这情景就像好心对弱者抱以同情的微笑，却被对方反手掴了一巴掌，让他感到火辣辣的难堪。他一度曾动念去找冷媚，或是先找齐慧娟解释解释，但想到解释的结局只会是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，甚至欲盖弥彰，便作罢了。

郑思渊想彻底忘掉这件事。他想即便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冷媚，那就让时间去慢慢治疗她的创伤吧。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。

可是，总有人不愿让他忘记，那就是杨飘，还有一位是齐慧娟。

大概在他接到杨飘来信的一星期后，郑思渊在报社又接到杨飘跟踪追击打来的电话，这无疑又使他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境地。说他难以自拔，是因为杨飘居然巧舌如簧，将死马说活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以后头绪纷繁的故事，而且越陷越深。当然，这是后来的事。

“是郑先生吗？”杨飘在电话里恭敬如仪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我是杨飘啊！”

郑思渊倏地僵立住。

“怎么，您想不起来了？我的信您收到了吧？”

他手握话筒，木然而立，不知该怎么说，憋了半天，终于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收到了，你能喜欢拙作，这我很高兴……”

“那就是说先生您有合作的意愿，这就更让我感到高兴了！”

看看，尚未晤面，他就跟你粘乎上了。不，应该立刻堵住门，让他无隙可钻，彻底死心！

“说到合作，我想就没必要了。”这话说得太不委婉，让人一下接受不了。“我是说，拙作不成东西，实在不敢劳您费神了……”

“郑先生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实话对您说吧，您的《沉沦女》我已初步拉出分镜头本了，只想再求得……”

“什么?!”

郑思渊吃惊不小，杨飘居然已对他的小说动了剪刀，该不是玩先斩后奏的把戏吧？他这人怎么好自作主张！作品是作家的产儿，其产儿再丑陋，毕竟是作家用心血凝成的骨肉。杨飘竟可以不经他这做“父亲”的同意，就对他心血凝成的孩子指手划脚、大动干戈！他暗暗不快，甚至有些气愤。他认

为这是一种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。反过来想，他发觉从一开始，他就自觉不自觉地钻入了杨飘设计好的圈套，一个并不怎么高明的圈套。

“郑先生，您不高兴了？”杨飘嬉皮笑脸起来。“我也是不得已啊，我太喜欢先生这篇作品了，希望您能理解我这种心情；再说了，受益是双方的，这您尽可放心，我是守信用的人，您作为原著者跟我合作是不会吃亏的，这……”

郑思渊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谢谢你看得起！”——他不知自己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。

“不客气。”杨飘没听出他话的意思，立刻趾高气扬。“这样吧，你看我能到府上拜访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郑思渊对此毫无准备，不知如何回答他。直接拒绝，好像不近情理，人家毕竟怀抱一片诚心，他实在不好拒人以门外，再者受益是双方的，杨飘不是这么说么。另外，郑思渊内心的确觉得自己实在难以抵挡电影的诱惑，况且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又是别人主动找上门的。又有谁会把送到嘴里的肉，再吐出去呢？！

“你有把握吗？”郑思渊到底说了真话。“我是说搬上银幕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杨飘好像得意忘形。作为钓者，他看

到鱼上了钩，自然喜不自胜。“老兄，这你放心——这样对你说吧，我信心百倍，很有把握的！”

郑思渊觉出他话里的狂妄，也许他有自己可以狂妄的资本。他现在还不摸杨飘的底细，更不知他的深浅。当然，他在影视圈里谋职，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无疑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路数。郑思渊觉得不妨会会杨飘，一则见识见识这位弟台，二则可以掂量掂量他的深浅分量，再作定夺也不迟。主动权毕竟握在他手里。

“好吧。”郑思渊结结实实咬住了杨飘送上的鱼钩。

“你约个时间吧，我看你方便。”杨飘说。

陆晓琳是后天的白班，一整天不在家。她所上班的医院距离他们家很远。郑思渊觉得这事还是不让陆晓琳知道的好，以免又横出新的事端。

“那就后天吧。”郑思渊说，“我就住在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他知道？郑思渊暗自惊叹：妈的，这小子简直是个侦探！

“郑先生，那咱们后天见……”

3

书案上摆着那本封面花哨的《新潮小说》杂